

【闫红说】

## 具体的人和抽象的人

□闫红

文字是有魔法的，它可以把人抽象成一个符号，也可以把人具体成有血有肉的同类。写作者不动声色地挥动着手中的指挥棒，让读者不觉落入彀中。读《水浒传》，经常能感到作者对这个魔法玩得很娴熟。

早前我没读过原文，觉得武松很了不起，英勇盖世，能打猛虎，杀了几个人，也都是罪有应得。后来看了小说，发现他也太狠了，杀了张都监蒋门神也就罢了，将夫人使女门子一并杀害，最让人惊悚的是这句：“寻着两三个妇女，也都搠死了在房里。”

啥叫寻着？就是人家都躲起来了，他还特意一屋屋给搜出来杀掉了。想想那个场景，是不是毛骨悚然，就是李逵也不这样，李逵就算是没人性的了，但都是到他眼前他才杀掉，这种特地把人搜出来弄死的事，他好像没干过。

但是骂李逵的人多，骂武松的人不是很多。金圣叹评价武松：“武松天人者，固具有鲁达之阔，林冲之毒，杨志之正，柴进之良，阮七之快，李逵之真，吴用之捷，花荣之雅，卢俊义之大，石秀之警者也。断曰第一人，不亦宜乎？”

有时候觉得金圣叹也是为了押韵啥话都说得出来，林冲这人就是懦弱了点，他的狠也是懦弱者的狠——懦弱者有时候会特别狠，比如贾宝玉。他妈把晴雯她们撵走，他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这点还不如贾琏，贾琏有时候还有点突发性的勇气。然后宝玉跟袭人她们说：就当她们死了，以前也有死了的，也没见我怎么样。林冲休妻，就是这种懦弱者的狠，毒是谈不上。

金圣叹说武松得李逵之真，也是胡说八道。武松心情好的时候，周旋应酬功夫在整部《水浒传》里都是数得着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个心眼子，李逵给他提鞋也不配。但他俩都是狠的，跟林冲那种懦弱者自虐式的狠不同，李逵是兽性的狠，是动物般无知觉无自我的狠，只是被本能支配。武松是打心眼的一股杀气，是要让你看看人到底可以有多狠。

为什么金圣叹把武松的狠选择性忽视了？因为他喜欢武松。他所以会喜欢武松，是因为小说把武松当成一个具体的人来写。

李逵则被写得很抽象，他的

戏虽然不少，但始终作为一个被观望的对象去写。他的心理活动也很简单，都是直觉，像个单细胞动物。武松不是，他是复杂的。

店老板跟武松说山上有老虎，他怀疑老板想害他，想赚他的钱；知县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混，他马上跪谢，道：“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终身受赐。”在他弄死西门庆和潘金莲之前，更有一系列特别符合人之常情的心理活动，比如他原本想走法律程序，奈何知县和西门庆穿一条裤子，求告无门的他选择私力复仇，但也没有莽撞地杀将过去，他找了很多，办了很多事，想好了后路，再断然出手。

这些细节让读者可以充分走入武松的内心，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，视为同类。然后，就算看到他杀戮无度，内心不认为他辩护吧，起码不会强调这一点。不知道作者写这一段时是不是早已洞察了一切。对于人性的幽微阴暗，《水浒传》的作者不但看得清，还时常玩弄于股掌之上。

而那些无辜受害的丫鬟伙夫被抽象化了，连个名字也没有。这是他们身后依然遭遇不公平对待的原因。假如当时有位调查记者，能够告诉读者，他们是谁的儿女，谁的兄弟姐妹，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如何面对这一切，那么大众对于武松是不是另一种看法？

林奕含曾问，文学是不是就是一种巧言令色？有时候的确是，文学可以完全覆盖事实，看这个作者有没有良心。

但有良心的作者，也会用文学将事实还原。比如李华在《吊古战场文》里写道：“苍苍蒸民，谁无父母？提携捧负，畏其不寿。谁无兄弟？如足如手。谁无夫妇？如宾如友。生也何恩，杀之何咎？其存其没，家莫闻知。人或言，将信将疑。惛惛心目，寤寐见之。布奠倾觞，哭望天涯。”

古战场上的骸骨，原本也只是一个个数字，李华把他们具体化了，想象他们是谁的孩子兄弟丈夫，他们的家人如何面对他们的死亡。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”，战场上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无名骨骸，却是某个女子睡里梦里无法忘记无法取代的身影。这种对比，是让人心惊的提醒。

每一个具体的人，都不应该“被抽象”。把抽象的人具体化，是一种慈悲。

【文艺观澜】

□雍小英

当代乡村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，表现在生活方式的悄悄改变。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图景正逐渐被一种现代化生活所代替。王方晨的短篇《新妇女生活》（载《芙蓉》2024年第2期），独出机杼地选取了一个非常具有地方风土特色又极具生活化的切口：乡村中一位名叫“林榆”的老年妇女，不再像传统妇女一样，亲自烧锅燎灶、刷锅洗碗操持早饭，而是悠闲地去集市上喝粥。

林榆年轻时美若仙女，被丈夫五龙极度“关爱”，安静飘然若空气。丈夫去世，她已年过七十，行为举止倒像是回到了丰腴的贵妇模样。每日早七点出门去喝粥、用黑檀木梳子慢条斯理地梳头，成了她的生活日常。她的黑漆大门院落成了老年女性寻找自己，寻找精神归宿的休憩所。被劳动、家事和时光消磨的妇女们都爱去她那里小坐，就连年近百岁老年女性也去问她自家姓名。

“即便不去喝粥，老妇女们也都是满心欢喜的，好像就因有了林榆家，这个妇女专属的好去处。老妇女来林榆家，仅仅一坐，心里也乐着呢。那有多少抑制不住的隐秘的欢乐！不是老女人，不懂！”

在相当长时间的传统社会里，妇女一直都是男人的依附物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到现在也没完全根除，传统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因此，女人一旦嫁出去就失去自我，丢掉姓名，被唤作“王鲁氏”或“王老该家的”“秋成家的”。而在那些富贵人家，一些美丽娴熟的女性会被男人当着私有宠物圈养起来，保持绝对的私有化，美其名曰金屋藏娇。不论哪种，女性就是男人的私人物件，丧失个性和自由。

《新妇女生活》温婉细腻的语言描述，营造出安静简单又神秘的美好。林榆，这个未经生活熏染的女人，她的行为举止，是风沙漫卷的粗粝生活中一缕飘然尘上的仙气，如烟如雾，如梦似幻，这显然是引发无数男人想象、神往又不可及的梦幻。

在我看来，作家塑造的女主角林榆即是女人本身自我存在的真相凝聚，又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红尘依恋对象，彰显的是男人对完美女人的全部乌托邦式想象——你必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，你必须一头扎进生活又不失仙女人本色，你美得独一无二绝对属于我一人，你是我的臻品别人看一眼都不行，你的美不会被生活销蚀……于是，美人被当着金丝雀一样圈养起来，直到男人死去，女人方才可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一样出入，所有妒忌的、羡慕的、猜测的都向她而去，是

奔着曾经有过的美丽或者一窥究竟的好奇而去，抑或是去寻求美丽秘方，一解压抑多年的闺中情话。

女性扎堆结伙，在当下逐渐多起来。情趣相投的三五女子徜徉山水之间，吃美食、拍美照，她们曾经或者正是单位的顶梁柱，也是家庭的忠实经营者和捍卫者，她们视家庭为至尊城堡，也或许根本没有精神和灵魂的依托，但她依然依然光鲜亮丽。没有男人陪伴，她们也可以更加自由活泼洒脱。实际上，真正的新女性就是独立的群体，即便是老了，也不会自暴自弃。《新妇女生活》中以林榆家黑漆大门的院落为凝聚点的这一群老年妇女，恰是现实女性的缩影镜头。活出自我，寻找自我，正是女性觉醒的征兆，尽管这个觉醒只会赋予女性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和生活负担。然而，女性的独立和能耐已经是不言自明的现实。

以五龙、王老该、卖豆腐的大老萧为代表的男人在小说中充当配角。林榆丈夫五龙至死捍卫有黑漆大门的院落，不容他人踏进半步、窥视一眼。一墙之隔的男人王老该为林榆失眠几十年，徘徊于院落之下，练就了一双穿墙眼和灵敏耳朵，最终只能等五龙死后，爬院墙看林榆跌落摔断腿才得到林榆的照顾——她与王老该家的共同把他送往医院。林榆都不吃大老萧的豆腐，更没有和大老萧说过一次话。这些男人大概都配不上娴静、淡然、美丽不打烊的林榆。所以五龙死后，她的生活有了自由也更加有光泽，还能成为妇女们的精神狂欢之地。

显然，小说人物俱为老年人，但字里行间却无暮气，且因此飘散着一丝丝粉红的色彩。当王老该提及大老萧，林榆的反应意味深长。“坐在镜前梳头，什么都想，又什么都不想。”其实正反映了林榆纷乱的心态。情感，并不因为年老而凋萎。老该家的、秋成家的以及王鲁氏的表现，莫不如此。

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开头以《本草纲目》为据，解释了“林榆”这种水果的特点，以及水果在生活中的象征意义。这让人想起了张贤亮的小说《绿化树》里边的马缨花。一个在小说开篇解释女主名字的植物学意义，一个在小说结尾解释，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坚韧、美丽、有实用价值的植物与人物对应起来，自然又贴切。林榆的特立独行，马缨花的乐观贤能都是优秀女性的代表。不同的是《新妇女生活》重在诠释“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的思无邪思想。由此看来，在新的时代，寻找自我，回归自我，创造自己的生活乐园，就是这篇小说的现实意义。

创造当代乡村妇女的粉红乐园